

文化中國之旅全集

第六冊
歷史人物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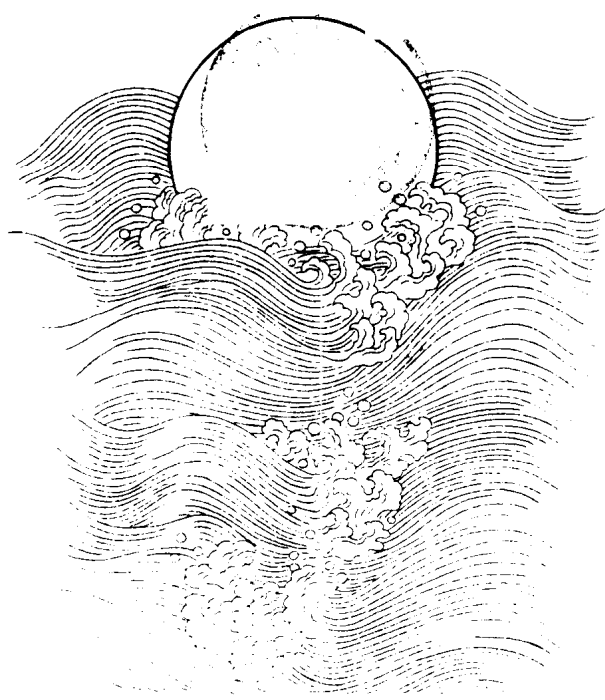


K20
C034
:6

文化中國之旅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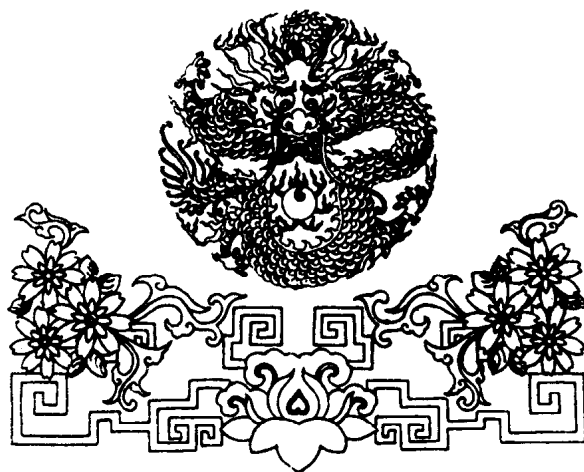
第六冊

歷史人物之旅



華嚴出版社印行

11655



編著者：文化中國之旅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 編：蔡 君 謨
出版者：華 嚴 出 版 社
發行人：鄭 淑 心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103 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307號
中華民國78年2月1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104 102 97 91 88 83 73 71 67 63 44 31 27 20 14 11 5 2 1

第二五二章 唐高祖的家世
 第二五三章 太原起兵
 第二五四章 道取關中
 第二五五章 消滅薛仁果與削平李軌
 第二五六章 誅殺李密與平定劉武周
 第二五七章 擒殺竇建德與納降王世充
 第二五八章 掃平蕭銑與招降杜伏威
 第二五九章 玄武門之變
 第二六〇章 唐太宗的武功
 第二六一章 唐太宗的內治
 第二六二章 貞觀之治
 第二六三章 貞觀君臣論政
 第二六四章 唐太宗在歷史上的評價
 第二六五章 房玄齡
 第二六六章 魏徵
 第二六七章 李靖
 第二六八章 高宗之立
 第二六九章 武則天的家世
 第二七〇章 謀立皇后

目

錄

164 159 158 155 151 147 145 141 139 135 132 130 129 126 121 120 118 116 111

第二七二章 李勣
 第二七三章 武后輔政
 第二七四章 廢立太子
 第二七五章 廢立廬陵王
 第二七六章 徐敬業之叛
 第二七七章 唐室諸王之叛
 第二七八章 武周立國
 第二七九章 契丹的稱兵
 第二八〇章 突厥的動亂
 第二八一章 薛仁貴
 第二八二章 吐蕃的紛擾
 第二八三章 酷吏的囂張
 第二八四章 嬖倖的用事
 第二八五章 中宗復位
 第二八六章 狄仁傑
 第二八七章 武三思亂政
 第二八八章 韋后弑逆
 第二八九章 睿宗正位
 第二九〇章 太平公主謀逆



208	205	203	192	190	187	166
第二九六章	第二九五章	第二九四章	第二九三章	第二九二章	第二九一章	第二九〇章
楊貴妃的得寵與楊國忠的 用事	李林甫專政	興起	府兵制的崩潰與募兵制的 的抬頭	均田制的崩潰與莊園經濟 開元之治	均田制與租庸調法	對武則天的評價

263	260	255	254	248	243	240	239	236	235
第三〇六章	第三〇五章	第三〇四章	第三〇三章	第三〇二章	第三〇一章	第三〇〇章	第二九九章	第二九八章	第二九七章
郭子儀	史思明叛亂	收復長安	肅宗即位	玄宗奔蜀	顏常山與張睢陽	安祿山之亂	對回紇羈縻	對南詔用兵	西域的經營

第二五二章 唐高祖的家世

唐高祖李淵，自稱是「隴西舊族」，西涼武昭王李暠七代孫。李暠是東晉時期十六國中的西涼國創立者，隴西狄道（甘肅省臨洮縣）人。後涼呂光末年，李暠以效穀令遷敦煌太守，旋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遷都酒泉。後來西涼國為北涼國沮渠蒙遜所滅，傳三主，立國凡二十一年。李淵的高祖李熙，曾祖李天賜，祖父李虎、父親李昞。在李淵的高祖李熙時期，因擔任金門鎮將，領豪傑鎮武川，從那時起，就移居到武川鎮。武川鎮是南北朝時代北魏的六鎮之一（六鎮是沃野鎮、懷朔鎮、撫冥鎮、柔玄鎮、懷荒鎮、武川鎮），當今內蒙古武川縣，鎮治在武川縣西南烏蘭不浪土梁城。北魏末年，沃野鎮鎮民破六韓拔陵（鮮卑族人，破六韓是姓，拔陵是名）起兵，攻下了武川鎮，取得了武川鎮的鎮兵。後來武川鎮的下級軍官賀拔度拔、賀拔岳父子，與宇文肱（北周皇朝創始者宇文泰的父親）、念賢等在北魏政府的壓力下投降。賀拔度拔死後，他的這一部分軍隊，就由兒子賀拔岳率領。李淵的祖父李虎，當時便是賀拔岳部隊中的一名軍官。

西魏初年，賀拔岳的部隊已壯大成爲一個軍團，李虎逐漸升爲高級軍官。由於當時另一個軍團首領侯莫陳悅想吞併賀拔岳軍團，殺死賀拔岳，而賀拔岳軍團中的將領念賢、李虎等擁關西大行臺左丞、夏州刺史宇文泰爲軍團領袖，攻伐侯莫陳悅。侯莫陳悅軍團中的將領李弼假戈迎降，侯莫陳悅兵敗被殺，軍隊也併入了宇文泰的軍團中。宇文泰不久殺北魏孝武帝，迎立西魏文帝，自任尙書令、太師、大冢宰。便以舊時賀拔岳軍團中的將領念賢、李虎、侯莫陳崇等爲左右手，創立了府兵制，設八柱國，除了自任柱國大將軍，並以廣陵王元欣爲柱國大將軍外，以李虎、李弼、獨孤信、侯莫陳崇、趙貴、于謹六人爲柱國大將軍，所以李虎在西魏時期，地位已經高至柱國大將軍，是國家第一級的武職官了。

北周皇朝建立，府兵愈形重要，李虎積功封唐公，賜姓大野氏。公爵是世襲制，李虎死後，兒子李昞襲爵唐公，任安州（湖北安陸縣）總管、柱國大將軍。李昞的兒子李淵，七歲就襲爵唐公了。

李淵的母親是西魏八柱國大將軍之一

獨孤信的女兒。獨孤信的另一女兒，嫁與府兵十二大將軍（府兵制，每一柱國大將軍，轄兩個大將軍。因爲宇文泰是府兵統帥，元欣的柱國大將軍僅是掛名，所以實際府兵僅有六個柱國大將軍是親領兵團的，故而六柱國各領二大將軍，共十二大將軍）之一楊忠的兒子楊堅。楊忠是直隸於柱國大將軍獨孤信麾下的兩個大將軍之一，因功升爲柱國大將軍，封隨公，楊堅也襲父爵爲隨公，後來代周建立了隋皇朝，楊堅成爲隋朝開國的皇帝隋文帝。李淵的父親李昞，與隋文帝是連襟，李淵當然就是隋文帝的姨姪，所以李淵幼年，與隋文帝甚爲親愛，曾任譙（安徽省滁縣）、隴（陝西省隴縣）二州刺史。隋煬帝時期，歷任岐州刺史、滎陽、樓煩二郡太守，三伐高麗，李淵曾在後勤方面，負責轉輸，督糧於懷遠鎮。亦曾內調殿內少監、衛尉少卿。山西絳郡敬樂陀起兵反隋，隋朝民部尙書樊子蓋，盡發關中兵數萬，不分青紅皂白，把汾水以北的村落，燒了個清光。民軍被迫投降，樊子蓋便悉數坑殺，因而激起了更大的民變。隋煬帝也認爲樊子蓋這樣做，不切實際，改派李淵接替樊子

蓋的工作。李淵便用撫慰手段，把投降的民軍，引置左右。這個方法很生效，降者日多，前後數萬人，李淵就利用這一部分降軍，作爲他後來對外發展的軍事資本。

但隋末各地民軍蜂起，都張起了反對隋煬帝暴政的大旗。大業十一年（西元六一五年）李淵出任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在撲滅民軍的過程中，力量一天天的壯大

第二一五二章 太原起兵

李淵的兒子很多，總共有二十二個。但正室竇氏（太穆皇后）祇生了四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女兒就是嫁與柴紹的平陽公主。李淵的三兒子李玄霸死得早，所餘的三個兒子，以次子李世民爲最出色。李世民出生在今之陝西省武功縣，當年的武功別館中。少習弓馬，所射之箭，要比常箭大一倍，而且能射穿門闥。他十六歲那年，正是隋煬帝大業十一年，煬帝在雁門被突厥兵圍困，飛箭射到了御座前，煬帝抱着兒子趙王楊杲痛哭，眼都哭腫了。民部尚書樊子蓋，勸煬帝徵四方兵勤王。李世民就投效在屯衛將軍雲定興的軍中，並說雲定興用旗鼓疑兵計，眩惑突厥的統帥始畢可汗，李世民說：「始畢

起來。大業十二年（西元六一六年），李淵爲太原道安撫大使。次年歷山飛的別將甄翟兒起兵攻太原，李淵奉詔以右驍衛將軍職銜，任太原留守，負責討伐甄翟兒。不過隋煬帝對於李淵並不能完全信託，他又派了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爲太原副留守，實際他們兩人是來監視李淵，以防異動的。李淵討伐甄翟兒的戰役，

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卒不能赴援故也。宜畫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雲定興接受這個少年將軍的意見，果然使得突厥疑心。湊巧始畢的妻子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始畢，說是北邊有急事，而東都諸郡的援兵又到了忻口，於是突厥解圍而去。雖然突厥撤走，並不完全因爲李世民的疑兵計致成，但李世民十六歲能有這種奇謀，也足證他的天資智慧是超人的。

大業十三年，李世民隨着父親唐公李淵，留守太原時，年紀也不過十八歲，然而他却成爲李淵的謀主（參謀長）。史稱李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

甄翟兒以萬衆重圍李淵於雀鼠谷，若不是他第二個兒子李世民率精兵來救，說不定就陷身陣中，出不來了。李淵因救兵到達，大破甄翟兒，使得他在太原站定了腳根，藉着太原這個地方，逐漸開拓，消滅羣雄，混一宇內，建立了大唐帝國。

客，咸得其歡心。」李世民娶的是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的女兒爲妻，他的叔岳父、右勳衛長孫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因爲逃避伐高麗之役，亡命在太原，依附李淵，李世民便傾心與他們結納。

晉陽令（晉陽即太原）劉文靜，與晉陽宮監裴寂相善，他們見到城外烽火連天，裴寂自歎不知死所，但劉文靜則笑曰：「時事不可知。」劉文靜對李世民是極爲重視的，他對裴寂說：「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劉邦），神武同魏祖（曹操），年雖少，命世才也。」裴寂起初不以爲然，後來也漸漸改變觀念。這時李密據瓦崗，威振關東，劉文靜與李密是親戚，因而坐罪，下入太原獄中，李世民親自探監，他們談到天下紛紛，各路煙塵並起，劉文

靜說：「天下大亂，非得有漢高與光武之才，不能定也。」李世民說：「你安知其沒有？不過人不識之耳。我今天到獄中來看你：並不是爲了兒女之情，我是來和你商量軍國大事。你說天下大亂了，我們應該怎麼辦呢？」劉文靜說：「如今主上（指隋煬帝）南巡江淮（隋帝駐節江都），李密圍逼東都（洛陽），羣盜（指各地起兵的民軍首領）數以萬計，當此之時，如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易如反掌耳。太原的百姓，皆避盜入城，我爲晉陽令數年，知道城中有很多英雄豪傑（指大土地所有者的知識分子），一旦收集起來，可得十萬人。尊公（李淵）所將之兵，復有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如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李世民笑着說：「君所言，正合我意。」於是李世民便暗地裏招攬賓客，預爲部署起兵的條件。李世民知道父親是很謹慎的人，不敢把這件事對父親說。這時劉文靜已出獄，知道李淵與裴寂有舊好，他們無話不談，每相聚宴，話說開了頭，竟至連日連夜。因而他特別拉攏李世民與裴寂結交，日與從遊，情感益增。李世民便把起兵的計劃告訴裴寂，託他得便在父親面前進言。湊巧突厥兵侵犯馬邑（山西省朔縣），李淵派副留守高君雅協助馬邑太守王仁

恭拒敵，戰不利，李淵恐獲罪譴，心甚憂之。李世民乘機進言說：「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李淵大驚失色，忙說：「你怎麼可以說出這種大逆不道的話來？我要把你綁起起來，送到縣衙門去！」便取紙筆寫表。李世民說：「兒子不過是看天時與人事，已到這個地步，才敢對父親說這種話。如父親一定要綁我送縣衙，兒子絕不敢辭去一死。」李淵擲筆與歎：「我豈忍心把你出首，祇是你以後慎重出言，這可不是鬧了頭的。」第二天，李世民並不以父親的責備而緘口，他再接再厲的說：「今日盜賊（指各地起兵的民軍）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能討得盡嗎？討不盡，終不能免罪。設使討得盡，功高不賞，那就更危險了。祇有兒子昨天對父親所說的話，可以挽救殺身大禍，這是萬全之策，望大人勿疑。」李淵歎了一口氣說：「我昨天聽了你的話，想了一夜，覺得你的話也大有道理。今天家破人亡在你，化家爲國也在你，你好自爲之吧！」

在這以前，晉陽宮監裴寂私取宮人爲李淵侍寢，一日飲酒酣，裴寂從容對李淵說：「二郎（李世民）陰養士馬，欲舉大

事，爲的是我把宮人奉侍我公，他怕事發被誅，所以要急急起兵。現在人心已完全一致，就等我公一句話了。」李淵說：「我兒也曾對我說過，確有此謀。如今事已至此，也祇有這麼辦了。」雖然李淵已同意起兵，但還不敢積極發佈命令。偏偏這時隋煬帝在江都，聞李淵在馬邑禦突厥不勝，遣使逮捕李淵到江都問罪，李淵大懼。李世民、裴寂乘機說：「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以效舉事，何患無成？代王（楊侑，隋煬帝的孫子，鎮守關中，由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李淵認爲很對，即將部勒起兵，忽然隋煬帝自江都又派來一個使者，赦免了李淵的罪，不須拘解江都，仍令留守太原，官居原職。這個患得患失的李淵，以火還未燒到眉毛上，把起兵的計劃，又擱置下來。他的理由是，還有兩個兒子李建成、李元吉在河東（山西省永濟縣），要等他們回到太原再議。劉文靜對裴寂說：「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如今唐公推延不已，而你是晉陽宮監，你把宮人私自取出侍客，事發之日，你固然犯罪當死，連唐

公也被你害了。」裴叔懼，力促李淵起兵。時鷹揚府校尉劉武周起兵馬邑，斬馬邑太守劉仁恭，破樓煩郡，奪汾陽宮，以宮人賄進突厥始畢可汗，始畢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這個勾結突厥，倚爲靠山的劉武周，從北到南，一個弧形的戰線，擋住了太原向西的通路。李世民急對父親說：「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至無日矣。」李淵立即召集將佐聚會說：「劉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滅族，怎麼辦？」副留守王威等問計，李淵說：「朝廷用兵，動止皆要稟節度，今逆賊劉武周在數百里之內，而江都在幾千里之外，而且遍地盜賊，行路艱難，請示不可，不請示不可，今當如何？」王威等說：「公地兼親賢（李淵與隋煬帝是姨兄弟），與國同休戚，若俟奏報，豈不誤了大事？而今旨在平賊，我可以自行專斷，以急事機。」李淵故意裝出一副不得已的神情說：「既要討賊，必先集兵。」於是派出李世民、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四處募兵，遠近齊集，旬日間得兵萬人。又密遣使從河東召回兩個兒子建成、元吉，從長安召回女婿柴紹。柴紹與妻子臨別時說：「尊公要在太原起兵，我帶着你走不可，不帶你走，留下了你，你的大禍就要臨頭。」李氏說：「你趕快走，

我是一個女人，容易藏躲，我總會脫得了身的。」柴紹走後，李氏就到鄠縣別墅，散家財，聚徒衆，準備迎接她的父親入關。

是時太原之兵大集，奉隋煬帝之命，來監視李淵的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起了疑心，他們又要治長孫順德、劉弘基逃避伐高麗之役的罪，又要檢視募兵的兵狀，到這時候，李淵對這兩個異己分子，不得不下手了。遂坐誣王威、高君雅勾結突厥入寇太原，下於獄中。不料果有突厥兵攻太原，輕騎入外郭北門，出東門，李淵知難爲敵，唱了一齣「空城計」，四門大開，突厥以爲是誘敵，不敢入城。衆皆以爲王威、高君雅召突厥進兵，李淵遂於獄中提出王、高二人斬之。遣將出城死戰，突厥大掠而去。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結好，資其士馬，以壯兵勢，李淵從之，卑辭厚禮向突厥稱臣。並採裴叔等之議，尊煬帝爲太上皇，遙立在長安的代王楊侑爲帝，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遂於太原起兵。

歷史上雖然把李淵的太原起兵，寫成了被動，主動力則推在唐太守李世民的身上。但我們從歷史的夾縫中，也能看出唐高祖李淵並不是一點野心也沒有的人物，他在鎮壓民軍起事的過程中，當能看到隋皇朝瀕臨末日，所以才放任他的大兒子李

建成「於河東潛結英豪」，二兒子李世民「於晉陽密招豪友」。這兩個兒子「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僧、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難道作爲一個地方上的軍政領袖，兼爲「知子莫若父」的父親，就一些兒風聲聽不到，一點形跡看不出嗎？這無非是裝聾作啞，到準備妥當之時，一舉而成之也。我們縱觀李淵敢於私近晉陽宮人，而不怕犯大逆之罪。又敢假傳聖旨，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在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悉數當兵，限於年底之前齊集涿郡，遠征高麗，圖激起更大的民變。並坐誣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私通突厥。種種事實，表明了李淵並不是一個不懂權術、沒有野心的人，硬說他在太原起兵，全屬李世民及左右的包圍，豈事理之平哉？

第二五四章 道取關中

太原起兵後，李淵即自任大將軍，置

大將軍府，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溫大雅爲記室，姜謩爲司功參軍，殷開山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爲左右統軍。立長子李建成為世子、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領左三統軍。次子李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領右三統軍。女婿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協助李世民。並任命四子李元吉爲太原太守、中領軍、留守晉陽宮。李淵自率左、右領軍甲士三萬餘人，於太原誓師，進取關中。同時派劉文靜爲使，上啓始畢可汗，俯首稱臣，約定：「若得入長安，民衆土地歸於唐，金玉繒帛歸於突厥。」始畢落得支持李淵，以駿馬千匹來市，並允出兵相助。

李淵在太原起兵時，爲了籠絡人心，開了糧倉，賑濟貧民，並乘機募兵，應募者日益增多。因爲軍士新集，都沒有經過操練，建成、世民兄弟與士卒同甘苦，整飭軍武。出兵之後，建成、世民都身先士卒，行軍的道旁果菜，非買不食。軍士有偷竊果菜的，必求得失主，償其菜價，但亦不深責偷竊的士兵。因而軍民皆感悅，

造成了秋毫無犯，同時軍士也願奮身殺敵。

李淵軍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贖窮乏，民年在七十以上者，皆任散官，其餘俊傑，量才錄用，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之間，就得千餘人。這完全是李淵採用的一套政治手腕，以期與軍事相輔而行，加速隋皇朝的崩潰。不過軍至霍邑（山西省霍縣）就被隋軍虎牙郎將宋老生部阻住了。在長安的代王楊侑，也並未因李淵尊他爲天子而快心，他派出了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領驍果數萬，屯於河東（黃河以東，山西省永濟縣、安邑縣、榮河縣一帶），阻李淵的唐軍西進。

這時李密在今河南省東部，已據有很大一片土地，瓦崗軍的聲威，遠震關東。他與翟讓起兵反隋，傳檄郡縣，數隋煬帝十大罪狀，洋洋灑灑，蔚爲大觀，其中的名句有：「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這篇檄文，出於李密的元帥府記室祖君彥的手筆。）各地民軍領袖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均上表，勸李密即天子位。李密說：「東都（洛陽）未平，不可議此。」可見

李密聲勢之壯，已具有躋入人君的地步了。所以李淵從太原西進，就想拉攏李密，遣使通書，李密以盟主自居，覆了李淵一封信說：「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李密是西魏府兵八柱國大將軍李弼的曾孫，與李淵同出於名門貴族），自唯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並要李淵率步騎數千，到河西來，面結盟約。李淵對於強大的李密，不敢得罪，也不敢與李密見面，回了一封信給李密說：「吾雖虜劣，幸存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他絲毫不敢露出有奪取天下、自爲天子的野心，而把皇帝的尊位，明顯的指出，非屬於李密不可。信上接着說：「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當時還盛行圖讖。圖讖上說，姓李的當爲天子。隋煬帝很忌這種圖讖，所以李金才無罪，被殺了全家。李淵也因姓李被隋煬帝所妬），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

足矣。瘴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他託故不到河南與李密見面，但這封信也拉攏住了李密，使李密對他無疑。誠如李淵自己說：「吾方有事關中，若遂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從這些地方，又何嘗看不出李淵是一個老奸巨滑之徒呢？

李淵的西征軍被阻在河東，渡不了黃河，又遭大雨，軍中缺糧，並風聞劉武周借突厥兵攻太原，就有很多文武將吏，如裴寂等人，存不住氣，他們以軍中缺糧，並說：「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圖。太原一方都會，義兵家屬俱在。劉武周是突厥的走狗，野心未已」等語爲辭，都主張還師太原，先救根本，再圖舉事。李淵也搖擺不定，有北還之心。李世民看到父親意志不堅，連忙勸說：「禾菽遍地，何憂無糧？宋老生輕敵暴躁，一戰可擒。李密貪戀河南倉粟，未遑遠略。劉武周與突厥，外爲相附，內實猜忌，他雖然有窺伺太原之心，但不能遠離馬邑。父親與大學之師，奮不顧身，是

爲了救蒼生，必須先入關，取得長安，才能號令天下。如今遇到小敵，就匆促班師回防，豈不使投効我們的義士軍人，人心盡失？我們即使回到太原，保有城池，也僅一城之地，與盜賊無異，又焉能自保？」建成同意世民的見解，也勸父親不能回師。李淵不敢聽從，仍舊部署班師的各項措置。入夜，李淵已經睡了，李世民在帳外哭，聲達帳中，李淵把他叫進來問：「你幹嗎在帳外號啕大哭？」李世民說：「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我怎能不號啕大哭呢？」李淵說：「軍已發動，又怎能制止？」世民說：「我領的右軍，開拔令未下，哥哥領的左軍，剛剛起程，還追得回來。」李淵說：「事之成敗，皆在你了，你去辦吧！」世民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而劉文靜又從太原運了糧來，復值雨止天晴，李淵軍迫霍邑，李世民向宋老生挑戰，宋老生怒，引三萬兵，分出東門、南門，李世民衝入敵陣，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血流滿袖，灑之復戰，大呼已捉住宋老生，於是隋兵大敗。宋老生急退回城，但唐軍已先至門下，宋老生不得入，下馬投入戰壕，劉弘基躍馬斬之，隋軍伏屍數里，一舉而攻下了霍邑。接着又攻克臨汾、鼓山、絳郡，每攻下一座城

池，總是勞賞吏民，不願從軍的隋將兵，聽其各歸故里，並給以官職川資。李淵避開了屈突通的堅強防地，不從西南蒲州、風陵渡那條路渡河奔潼關，而從西北龍門山下，奔河西韓城、郃陽那條路走。這時關中民間起兵的義軍，以據有馮翊（陝西省大荔縣）的孫華爲首一支兵最強，李淵以書招孫華，進軍壺口。沿黃河的老百姓獻舟渡河的，每日有百餘起。孫華得書後，由郃陽輕騎渡河見李淵。李淵拉着他的手，共坐帳中，獎慰有加，任命孫華爲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孫華以下的部將，均授官，賞賜甚豐，當命孫華回防。孫華向李淵投降，使得李淵進關有了跳板，本來是關中據地自雄的民軍領袖，一變而爲唐軍的開路先鋒。

李淵於孫華去後，派王長諧、劉弘基、史大奈等領步騎六千，自梁山渡河，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並遣使說韓城縣令投降，一時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

屈突通聞報唐軍王長諧部渡河，一面派軍襲擊，一面嬰城自守。李淵佈置已定，即兵困屈突通的大本營（在山西省永濟縣），但力攻不下。這時三輔（漢朝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即今陝西省西安市、大荔縣、扶風縣這一帶地方）的豪傑，渡河至李淵軍中來投者，日以千計

。李淵就想暫時把屈突通放置一下，先渡河取長安。這時軍中有兩派意見，以裴寂爲首的一派，認爲「屈突通是大敵，長安是倚靠這一張王牌，如打敗屈突通，長安不攻自破。倘先攻長安，長安不克，後路又被屈突通切斷，豈非前後受敵？」以李世民爲首的一派，和裴寂完全相反。他們認爲「兵貴神速，我們積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取之如撼枯葉。如頓兵於堅城之下，坐費時機，衆心離散，則大事去矣。而且關中蜂起的諸將，他們都無所屬，不可不早爲招撫。屈突通一守虜耳，不足爲慮。」李淵認爲這兩派的意見，都有理由，遂兩從之。一面派將留兵照舊的圍河東，一面自領軍渡河入關中。果如李世民等的意見，唐軍一過河，隋朝的郡縣守令，紛紛投降，李淵駐節在朝邑（陝西省朝邑縣）長春宮，關中的士民，歸者如市。李淵派李建成領劉文靜、王長諧等軍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派李世民領劉弘基等軍徇渭北之地。這時關中的文學之士，如于志寧（于敏宣的姪兒）、顏師古（顏之推的孫子）、長孫無忌（李世民的妻兄，長孫晟的兒子）俱謁見李淵於長春宮。李淵以于志寧爲記室，顏師古爲朝散大夫，長孫無忌爲渭北行軍典籤。

屈突通聞知李淵已渡過黃河，到了朝邑，即派河東通守使堯君素守蒲坂（即永濟縣），自引兵數萬，趨長安，被劉文靜阻住了通路。屈突通想到潼關，依潼關守將劉綱。王長諧已經斬了劉綱，據有其地。屈突通又走不過去，祇得東下，與劉文靜相持了四五十天。就在這一段時期，李淵已經由朝邑向西挺進了。輔佐代王楊侑、留守長安的刑部尙書、京兆內史衛文昇，年已老邁，聞李淵兵逼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實際守長安的責任，落到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二人的頭上。柴紹之妻李氏，聽說父親的大軍，已渡過黃河，二哥李世民已到了渭北。這位英雄也不減於鬚眉男子，她在丈夫走後，就到鄠縣別墅，散家財，聚徒衆，得勇士萬餘人，號稱娘子軍，開入渭北（陝西省渭河北岸之地），與李世民會師。另有李淵的從弟李神通，原居長安，因李淵在太原起兵，亡命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響應李淵。並派家奴馬三寶游說關中各地的民軍首領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合兵反隋應唐，聚衆至七萬餘，連下鄠縣、整屋、武功，始平各地，自稱關中道行臺總管，遣使迎接李淵。李淵得到這位從弟之助，加速了他的軍事勝利。李世民在渭北，得到妹妹的幫助

，也使軍事推動得更快。世民所至之處，吏民及起事的民軍，歸之如流，瞬息間已發展到九萬人。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任爲記室，參與機密。房玄齡也因遇到了知己，盡心竭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後來李世民做了皇帝，房玄齡出任宰相，與杜如晦並稱賢相。杜如晦於唐太宗貞觀三年（西元六二九年）才與房玄齡同秉朝政，四年就死了。而房玄齡則於太宗即位的那一年，貞觀元年拜相，直到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死的前一年，他才死，也是死在宰相的職位上。可以說房玄齡的相業，與唐太宗的帝業是相終始的。房玄齡相唐太宗，史稱他「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貞觀之治，固然不是房玄齡一人之功，而房玄齡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時劉弘基、殷開山已分兵西略扶風、南渡渭水，屯長安故城。李世民率新附的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諸將，頓兵阿城之下，衆至十三萬。一面遣使報告李淵，請其即赴長安。李淵時已接得延安、上郡、隴陰各郡縣的官吏投降，知功成在望，遂引軍西行。所過離宮苑圃，皆廢除其制度，放出宮女，各還親屬。比至長安，諸軍集合有二十餘萬。李淵命各守營寨，不得擅入民家。圍城之後，李淵曉諭衛文昇

，示以起兵仍在尊隋，別無他意。衛文昇並無答覆，李淵乃下令攻城，但仍約束士兵，於城破之日，不准侵犯隋主七廟以及代王的宗室，違者夷三族。城破之日，代王左右皆奔散，僅侍讀姚思廉一人在側。李淵入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廢隋之苛

禁。時衛文昇已死，遂斬陰世師、骨儀，以為抗拒王師者戒。並搜獲到馬邑郡丞李靖。李靖字藥師，三原人，少負才志。他的舅舅韓擒虎嘗說：「他年可言將帥之略者，唯此子耳。」但李靖與李淵有舊惡，這次公報私仇，把李靖綁赴刑場問斬，李

世民固請父親赦免，將李靖置於幕府中。這個李靖，也成為唐太宗後來的左右手，不管是平內亂、禦外侮，李靖都擔當方面的大帥。平吳、平梁、破突厥、定吐谷渾，功業甚偉，曾封衛國公。李淵既然取得關中，進入西京長安，

尚書左僕射蔣國公屈突通

昌黎徒河人移歸唐即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以平王世充功進陝東道大行臺左僕射加左九祿大夫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

侶仙



長安月力三

清·朱上如木刻·凌煙閣功臣圖像·屈突通

特進宋國公蕭瑀

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九歲封新女王國除後
歸唐擊薛舉有功進光祿大夫封宋國公(年十)王世充平加右僕射特進太子
少師實封二百戶年七十四贈司空荊州都督謚曰肅以其性忌故謚貞褊

源



清·朱上如木刻·凌煙閣功臣圖像·蕭瑀

一

也就實踐前言，把十三歲的代王楊侑立為皇帝，是為隋恭帝。遙尊在江都的隋煬帝為太上皇。李淵自為假黃鉞、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封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為齊公。

時長安雖下，關中已平，但在河東的屈突通仍據險頑抗，李淵再三的遣使說降，這個死硬派屈突通說：「寧願頭上為國家受一刀，亦不能背主忘恩。」屈突通的兒子屈突壽投降，奉命回去說服父親，可是屈突通認為這個逆子，背主叛父，命左右張

弓射之。屈突通的部將桑顯和等俱降，士卒紛紛釋杖走入唐營，屈突通自知不免，向東南哭拜，說：「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所鑒之。」還沒來得及自殺，就被執送長安。李淵沒有降他罪，並任為兵部尚書、封蔣公、兼秦公府長史。

屈突通見大勢已去，而唐王又如此待之以禮，遂忍辱投降。

唐王李淵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史，民軍渠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覆書，日以百數。

次年，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旋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加九錫

。不久，隋煬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殺，凶訊至長安，隋恭帝的皇位，也保不住了，次月就禪位唐王李淵。李淵祭告於南郊，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定國號曰唐，年號武德，這就是唐朝的開國皇帝唐高祖。

高祖即以趙公李世民（時秦公李世民已改封趙公）爲尙書令，相國府長史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爲納言，以

隋民部尙書蕭瑀爲內史令，蔣公屈突通爲兵部尙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尙書，李綱爲禮部尙書，竇璡爲戶部尙書，蕭造爲刑部尙書。並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立世子李建成爲皇太子，趙公李世民爲秦王，齊公李元吉爲齊王，女李氏（柴紹妻）爲平陽公主，宗室鄭公李神通爲永康王，各勳成功臣均封賞有加，大赦天下。

第二十五章 消滅薛仁杲與削平李軌

當唐高祖在長安做皇帝的前後，各地

自稱皇帝的大不乏人。如劉武周在馬邑（山西省朔縣）稱帝，薛舉在金城（甘肅省蘭州市）稱帝，國號秦。李軌在武威（甘肅省武威縣）稱帝，國號涼。字文化及在聊城（山東省聊縣城）稱帝，國號許。王世充在洛陽（河南省洛陽市）稱帝，國號鄭。蕭銑在江陵（湖北省江陵縣）稱帝，國號梁。李子通在江都（江蘇省揚州市）稱帝，國號吳。至於稱王的是多不勝數，王號中最大的兩部分勢力，就是在河北的夏王竇建德，在江淮的吳王杜伏威。這一些稱王稱帝的野心家，人人都有統一天下的願望。唐天子李淵的帝國版圖，僅僅關中一隅，東不能出潼關，西不能及隴蜀，也不過如今日的陝西一省之大小而已。稱帝不難，統一實在不易，這就既要認清形勢，更要把握戰機。拉的拉、拆的拆、打的打，一個一個的消滅。隴右與河西，是在長安西面，那裏既有一個大秦皇帝薛舉，又有一個大涼皇帝李軌，與李淵的大唐皇帝鼎足而三。而薛舉又野心勃勃，秦軍已伸入三輔之地的扶風，侵蝕到唐帝國的邊緣，火燒到眉毛，就不得不先向薛舉下

手了。

薛舉本為金城府校尉，隋煬帝末年，他和他的兒子薛仁杲及同黨十三人，劫持金城令郝瑗，自稱西秦霸王，招集羣盜，掠官牧馬，盡取隴西之地，聚衆十三萬人，遂自稱大秦皇帝，立薛仁杲為太子。薛仁杲領兵東下，沿途收兵三十萬，欲奪取長安。這時李淵已先至長安，做了皇帝，李世民在扶風一仗把薛仁杲打得盔歪甲斜，撤兵而去。薛舉大懼，問羣臣：「自古有降天子乎？」黃門侍郎褚亮說：「趙陀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瑛，至今猶貴，轉禍為福，自古有之。」但衛尉卿郝瑗說：「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生（劉備）也亡其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薛舉才決定不向唐高祖投降，亟謀抗拒，進兵涇州（甘肅省涇川縣）。

唐高祖以秦王李世民掛帥，統八總管以拒之。秦王深溝高壘固守，不與交戰。薛仁杲的游擊兵深入到邠（陝西省邠縣）、岐（陝西省岐山縣）。湊巧李世民發了瘧疾，將軍事交與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劉、殷二人，輕躁而動，在淺水原這

個地方，被薛仁杲殺得大敗，全軍死傷了一半以上，李世民祇得退回長安。

薛舉擬乘勝奪長安，不料天不永年，得病死了，由薛仁杲繼承大秦皇帝的寶座。薛仁杲做太子的時候，即與諸將不睦，即位後，衆心猜懼，李世民再度領兵出高撫（地名），薛仁杲命大將宗羅喉迎戰。李世民仍然用堅守戰策，諸將俱請戰，世民說：「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之心，宜閉壘而待。彼驕我奮，一戰可克也。」乃下令：「軍中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世民料定薛軍已疲，乃出戰，親率驍騎數十陷敵陣，唐軍歡呼奮擊，宗羅喉大敗，斬首數千級，世民率兩千精騎追之。世民的舅舅竇軌叩馬而諫：「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輕進。」世民說：「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軍圍薛仁杲。薛軍中不少的將兵來降，入夜，縫城而下投降者，不可勝數。仁杲知人心已去，遂開城請降。世民入城，仍命薛仁杲的兄弟及宗羅喉統率降軍，諸降將畏威感德，皆願效死。唐高祖李淵聞隴右已破，大喜，遣使對秦王李世民說：「薛舉父子，殺我士卒

多人，必盡誅其黨以謝之。」左右諫曰：「薛舉虐殺無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宜戮其謀首，餘皆赦之。」故李世民班師回朝，僅斬薛仁果一人，餘均不究。

隴右薛氏父子既平，接下來便是措置

河西的李軌。

李軌本係武威鷹揚府司馬，薛舉在金城起兵，李軌和他的同僚曹珍、梁碩、李贇、安脩仁等相謀，也在河西起兵獨立。大家公推一人為主，因為當時圖讖上曾說，李氏當為帝王，於是推李軌為領袖，集

合民間豪傑，在武威起兵，自稱河西大涼王，旋即皇帝位，國號涼。以梁碩為吏部尚書，安脩仁為戶部尚書。薛舉曾遣將進擊李軌，被李軌的大將李贇戰敗，盡取張掖、敦煌、西平、抱罕之地，河西五郡，全入李軌版圖。

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鄆國公殷開山

名漪世居江南徙居京兆為鄆人以版圖文昇賜爵陳即公平薛仁果進陝東道行臺兵部尚書討王世充有功封鄆國公贈右僕射諡曰節永徽帝加贈司空

源



凌煙閣功臣圖卷一

清·朱上如木刻·凌煙閣功臣圖像·殷開山